

德班会议 — 互联网治理更新

201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 — 16:30 至 18:30

ICANN — 南非德班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会了。我邀请大家都坐过来一点，互相认识一下，把气氛搞融洽一点。请大家坐过来一点。前排还有很多好位子。最贵的位子现在还空着呢。

好，请大家就坐。你已经有位子了？请坐。各位下午好。请大家就座。我们很快就要开会了。大家应该看过会议议程了吧。本次会议的名称是互联网治理更新。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Bertrand de la Chapelle**，是理事会成员。很荣幸为大家主持本次会议。每次 ICANN 会议时，我们基本都会就 ICANN 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召开一场互联网治理更新会议，以便专心参与 ICANN 内部活动的人士了解外部情况。我强调一下，这个会议的目标不是劝说大家参加那些活动。当然，如果你想参加，那自然是好事，但这不是会议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互联网环境的演化、外面可能会对 ICANN 造成影响的发展趋势，或者外面的群体对 ICANN 有些什么讨论。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好些大家熟知的专家，他们坐在那边。他们是 **Bill Drake**、**Jeff Brueggeman**、**Anriette Esterhuysen**、**Romulo Neves**、**Markus Kummer**。另外还有 **Jimson Olufuye** 以远程的方式参加。希望他听到了我正在介绍他。稍后 **Nii Quaynor** 也会过来。

注：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其作为辅助文本随附于原始音频文件，但不得将其作为权威记录。

闲话不多说。本次会议的议程包括三部分：首先我们将介绍一下最近几个月来进行的几次活动。大家可能已听说过在迪拜举行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 (WCIT)。另外还有之后举行的其他几个会议。包括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电信政策论坛 (WTPF)。还有在日内瓦举行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CSTD) 会议。这些会议气氛完全不同，结果也各不相同。

在第二项议程中，我们将一起看看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将进行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些会议。感觉就像巡回演出的马戏团一样，对吧？我们将要举行一些重要活动包括 2014 年年底的 ITU 全权代表大会和 2015 年的 WSIS+10 会议。最后，也就是第三项议程，我们将深入地谈一谈“加强合作”。我们已通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以及会后几年的跟进活动一致并反复地强调这一理念。之前人们对这一理念存有较大争议，不过我认为目前大家已对它有了更好的理解，能够接受它。但是专家组的各位有些不同的看法，等下我们请他们分享一下。

会议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大多参与过我刚才提到的会议，包括 WCIT、WSIS+10、CSTD 等等。我的问题是：大家对会议气氛和环境有什么感觉？有人觉得 WCIT 的会议气氛过于紧张。你们对此有何看法？谁想第一个发言？请举手示意。不急。

[笑声]

有请 Jeff。

JEFF BRUEGGEMAN:

总要有人第一个发言。就我个人看来，我还是很担心。种种迹象表明，在 WCIT 上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仍将不断，虽然他们的语气已略有缓和。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已经选定了专家组成员，WSIS+10 流程仍将继续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几年可能就这些事务走各种不同的联合国流程。这可能导致我们需要重新开放所有内容，包括我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使用的原始 WSIS 决议。所以我有担心的理由。

另一方面，WCIT 的优势在于能体现像 ICANN 这种每天都在努力改善自身的组织的多利益主体模型的力量，我们还有时间继续强化这些优势。此外，我们还可以寻找盟友，并通过各种方法解决 WCIT 中讨论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些方法包括保持当前的结构和多利益主体模型（听不清楚），实际展现它适用于全球所有关注这些事务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利益主体。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Markus，请你接着发言。

MARKUS KUMMER: 好的。我同意 Jeff 的观点。我觉得会议讨论中的气氛已有所缓和。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不会再进行数字冷战了。

MARKUS KUMMER:

我觉得参加过迪拜会议的同仁都意识到大家应该更冷静一点。自从北京会议后，我们举行了 WTPF。在那个会议中，大家显然都在为进行建议性对话而努力，而且 ITU 秘书长也曾亲自呼吁为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地位的人们建立沟通的桥梁。我觉得促成此事很有积极意义。目前，IGF 已将建立沟通桥梁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我感觉到参与 IGF 筹备过程的许多同仁都是真心希望能采取积极措施，将 IGF 变成一个能解决这些授权问题的论坛。迪拜公约其实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但我们并不认同。分享最佳实践、互相交换信息可能更加有助于找到解决方案。不过我们还会继续讨论。如主持人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未来召开许多会议，例如 WSIS+10 以及明年的全权代表大会。但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我认为这并不是组织间的竞争。某些持有不同看法的政府因为不熟悉多利益主体方法而试图通过政府干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典型的政府间方法，这在联合国系统中很常见。在这里，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得说服许多国家或地区、向他们提供帮助，并解释为什么多利益主体模型才是最适合互联网的模型。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可能有些人不熟悉我们的缩略语，我简单说明一下：WTPF 是指由 ITU 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电信政策论坛。我等下要将麦克风交给 Anriette。但我得先问个问题，我不是想挑起纷争，不过我在过去几个月中似乎看到了这么一个多利益主体化趋势：现有组织似乎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更开放，证明自己的成员更多样化。这到底是我的错觉还是真实趋势？现在有请 Anriette。同时也希望大家就此畅所欲言。

ANRIETTE ESTERHUYSEN: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会议气氛之所以很紧张，部分原因在于活动的变数和内容，大家不知道这些活动是属于软实力、硬实力或者是其他分类。在 WTPF 会议之前不久，我们举行了 IGF。我认为 IGF 就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和包容的软实力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人们畅所欲言，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并进行辩论，但总的来说，这个活动还是很有建设性的。不过这也跟 IGF 并非磋商论坛有关。之后，大家在迪拜举行了 WTPF。在这个会议中，人们意见不一致，与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也许应该说是部分国家/地区之间如此。人们就政府间参与、政府参与的合法性以及非政府利益主体的角色进行了激烈争论，争论他们是否适合参加会议，以及成为政府代表团或 ITU 成员需要具备什么资格。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是远程参与的。相比在现场参加会议的同仁，远程参与者可能更容易了解动态信息。

我认为这是多利益主体流程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同时考虑了流程和机构这两个层面。它可能还与你的问题有点关系。我认为大趋势还是促进开放。因为互联网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群体在运营、使用和开发，因此互联网和互联网政策应该采用多利益主体模型，对于这一点，我想大家基本已达成一致。但谈到实际的组织流程和权利义务，大家不可能这样轻易达成一致。于是组织内外的人们开始质疑我们的开放性。举个例子，我们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电信政策论坛是一个非常包容和开放的活动，人们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在此论坛之后，有民间团体要求 ITU 委员会工作组允许他们参加下一阶段的活动，但这一要求没有获得批准。所以我认为我们仍有必要对流程进行协商。紧张的气氛还会继续存在。即便在迪拜会议中，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人们开始有建设性地对话，这也不代

表这种融洽的气氛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取决于各利益主体的协商结果。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还取决于他们想要的文档类型和结果。Romulo, 你有什么看法?

ROMULO NEVES: 谢谢, Bertrand。我简单说一下。我想借用你刚才提到的“紧张”和“趋势”两个词来对 40 天前发生的巴西动荡进行一个类比。对于巴西政府或者巴西当地政府中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来说, 这次动荡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人们在挑战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新事物。我也不知道我理解不理解。但许多人认为这次动荡是一个机会, 可让巴西政治系统、某些不怎么好的事务发生一些积极变化。我认为这种情况和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有类似之处。现在气氛确实很紧张。紧张的气氛不仅仅存在于 WCIT 活动中, 在此之前以及之后也是如此。但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这种紧张的气氛。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抱歉, 我打断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迪拜会议中的争议有助于让大家恢复合作的关系吗?

ROMULO NEVES:

是的。我说的不仅仅是迪拜会议，还包括各种冲突和争议。不是争议，而是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并不会让人们的关系分崩离析，而会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利益和需求。好吧。我只代表我个人，但就像看待巴西动荡一样，冲突能够让我们走到一起。通过这种重要而实用的方式，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和其他利益主体的需求。谈及多利益主体模型，我们现在应该切实地以多利益主体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确保对话富有成效。我也不喜欢紧张，但我认为紧张确实能够带来许多积极的、正面的结果。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总的来说，人们是否认为过度两极分化会导致巨大损失？是这样吗？Bill，你怎么看？我知道你一直在关注 WCIT 和后面的会议。

BILL DRAKE:

实际上我觉得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存在过度两极分化的情况。在 WCIT 中，我们和 55 个国家/地区没有签署协议，而另外 89 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协议。我们本可以充分了解另外那 89 个国家/地区对此提案有何顾虑，但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那 89 个国家/地区提出自己的顾虑时，我觉得大家的沟通不够充分。很多国家/地区对新制度投赞成票的原因与制定新的互联网监管制度毫无关系。他们认为自己的议程完全符合 ITU 的历史角色，对于这项针对现有制度的动议，他们表示很困惑，并且很不满。在此事的沟通方面，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人们没有在两个阵营之间促成有效的对话。大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这真的很可惜。所以后来大家开始讨论数字冷战之类的话题。当然，冷战这个词有点夸张了。但很明显，有人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们觉得你和他们是同一阵营的，实际上你并不是。

这就会造成一些误解。当然我们还有机会补救。不过大家又得做重复工作了。除了这个问题，我还听到许多人在提到 WCIT 时就说，哦不要再说讨论这个了，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吧，这个已经过去了，不要旧事重提了。我们开始讨论更健康、愉快、有成效的话题吧，不要再说“等一下，我们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意见断层？大家为什么不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试着理解对方的立场？

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我们借失了一个很好的沟通机会。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再谈谈我对 WCIT 的整体看法。我们上一次重新商定国际电信制度是在 1988 年。在国际电信历史的长河中，那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前，许多政府切实地通过 ITU 以一致的多边合作方式努力阻止电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而墨尔本会议通过的中立性修订内容基本上已将这些努力化为乌有。之后发生了许多让国际电信走向自由化的事情，包括 ITU 机制。

我认为，如果在 WCIT 上我们更努力一点，那它就可能是个转折点。Jeff 说我们必须时刻留意，时间留意日益增多的多边政府间监管活动，例如最近巴西就斯诺登事件发布的声明。我觉得实际情况是，如果站在政治的角度看问题，那我们就看不到实现一致的多边全局监管的希望，无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也无法让互联网治理系统的重要方面发生重大变化。所以我认为紧张的气氛会持续存在，但我们也不必杞人忧天，而应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以更有意义的方式继续前进。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那些在 WCIT 上就投票与否的流程争论不休的国家/地区大多会每隔几个月就一起参与其他流程事务，并且基本能够达成一致。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互动方式也可能导致不一样的结果。我看看有没有远程参与者要发表意见。Jimson，你在线吗？Jimson，听到了吗？

JIMSON OLUFUYE: Bertrand，我在。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你要说几句吗？

JIMSON OLUFUYE: 是的。各位专家组成员，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以远程的方式与大家交流。首先我要说的是，对于我们非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热切地希望大步前进，让我们来真正地感受下数字时代。我们目前的发展动力源自具有包容性的多利益主体模式。在 WCIT 2012 上，我曾有幸参加尼日利亚代表团，协助处理工作。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大家在协商讨论。我们的互联网正在进化，这毋庸置疑。就像 Anriette 所说的，这种进化的速度很快，变数很大。但我们也希望加入。每个利益主体都应该加入。所以我觉得 Baher 和 ICANN 召开这次会议真是太及时了，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参加这个流程的人。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个流程，目前的互联网治理对非洲很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能让另外 89 个国家/地区也加入我们，那我们将可以获得更大成功。另外我还发现，许多参加讨论的官员并没有真正理解新的互联网机制，也就是

TCP/IP。谈到电信，他们更倾向于更新旧的基础架构。当然，这也是有所帮助的，即便我们会有所腹诽。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更多地参与到工作中来，政府尤其是要参与进来，因为在非洲，政府和企业界以及民间社会都应该更多地参与进来。如果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参与进来了，那我相信变化最终就会朝着 Bertrand 所说的多利益主体模式走。但这是一条正确的路。

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我们要还需要继续讨论。

非常感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Jimson。网络连接信号很好，这太好了。远程参与的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告诉我。

关于刚才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或疑问吗？

MARY UDAMA: 我叫 Mary Udama，来自尼日利亚。我知道尼日利亚在电信会议上非常强大。我也曾作为国家代表参与 WCIT，了解多利益主体模式的价值所在，并研究我们国家在这个模式中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有关投票的权利和义务。大家都知道，尼日利亚对 WCIT 上发生的事情投了赞成票。

那么回到尼日利亚本身。尼日利亚有一个本地的多利益主体咨询委员会，这个是 IGF 的一个咨询委员会。

我是该委员会的召集人。大家看看这本杂志，我们的部长参与了这次大会，同时参与的还有管理机构成员、民间组织、互联网群体、新闻界以及年轻人。

我们大概有 600 多人参与了我们自己的 IGF，所有我们有一个本地的多利方 IGF。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抱歉，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版？

>>

是第二版，全部都在介绍多利益主体模式。我在去年开始启动此项目，今年形势一片大好，大家都在踊跃参与。

这是一项具有包容性的工作，甚至是备受争议的群体，比如女性群体，也应该积极参与进来。

我们展开了许多讨论，从讨论中，我们发现了这一模型的价值所在。我们甚至还讨论了互联网政策和管理模型，以及是否需要监管互联网。而且政府也有参与。

所以这些消息传播速度很快。我说的是传播至我们国家的消息。本月，我们还在整个西非地区举行了一次讨论，讨论主题就是多利益主体模型。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此事，大家都在讨论。甚至就连 ccTLD 的管理机构也是一个多利益主体组织。

这就是这个模型的价值所在。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很好。

有请 Sala。

SALANIETA TAMANIKAIWAIMAR: 谢谢。我叫 Sala Tamanikaiwaimar。

我简单说几句。就迪拜会议中讨论的问题而言，我认为我们在沟通时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点很重要。

我不能代表其他地区发表意见，但就我所在的地区而言，我们的工作日程安排中包含由网络运营商组织、民间组织以及政府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日程就确实是通过一个彻底的多利益主体流程来确定的。我们有些内容很有意思，例如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之类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找到实际争议点。

究其根本，我们的气氛之所以紧张，就是因为大家对互联网资源是否将为公众谋求福利存在不同见解。

大家需要透过问题的现象看其本质。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真的希望 ICANN 和 ITU — 我会考虑双方的立场。我们不应该继续互相攻击。Romulo 说紧张有时是件好事，我很认同这个说法。紧张可以使得人们看到观点不同也是正常的，它促使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而不是大叫“我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你的是错误的，你要听我的”之类的话。

从根本上来说，如果要继续坚持多利益主体模式，我们需要抛弃教条主义，本着人文主义和合作的精神进行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

(书记员音频连接中断)

>> ...我完全同意 Bill 的意见，因为我也觉得没办法就更全面地监管互联网在 ITU 中达成一致。

然而 5 月举行的 WTPF 与 WCIT 不同。我当时参加了 WTPF。我惊奇地发现，所有国家/地区的代表都对多利益主体模型概念表示热烈欢迎。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对不起，打断一下。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我是说同一批国家/地区先是对一件事情表示完全反对，几个月后又对同一件事情表现出合作的态度？

>> 我认为只是大家对多利益主体模型的理解有所差异。

虽然我们没能在 WTPF 上签订公约或达成协议，但大家确实就互联网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大家就与互联网相关的六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事实上，大家真正关心的是巴西提出的第七个问题：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也是 ICANN 受人诟病的根本问题，因为政府没有投票权。虽然我们设置了 GAC，但 GAC 没有投票权。这是许多国家/地区在 WTPF 期间非常尖锐地指出这一点。知道这一点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多利益主体模型这个定义重新思考。因为虽然所有国家/地区都欢迎多利益主体模型，但他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你的阐述。请大家停止加入这个问题的发言队列。我们这个小组讨论进行得非常成功，发言提问题的人比我们台上坐着的人还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你的问题，也许有些东西我们待会再解决。下面有请 Stefano。

STEFANO TRUMPY: 好，我简单总结一下。在多利益主体系统中，我们需要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毫无疑问，WCIT 是一个失败的会议，从某种角度说，那里已变成了一个战场。但在此之后，参加普通 ITU 会议的人员以及 ICANN 参与者又开始继续以对话的方式合作。在今天上午的那个介绍里面，我们看到 Hamadoun 和 Fadi 之间的和解。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他们的关系显然改善了一些。

STEFANO TRUMPY: 这是个好现象。根据我的观察，如果 ITU 开始一点点地变得开放、变得更加多利益主体化，那大家的关系都能像这样得到改善。一位韩国女士曾提到政府希望获得更大权力，包括在 ICANN 机构群体中的权力。

关于这个问题，私人企业可能会认为互联网的变化对他们不利，而政府则可能不赞成这一说法。因为政府不希望 ICANN 变成一个私营企业。这很重要。我们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甚至可能需要许多年，才能让不同的利益阵营正确一致地理解多利益主体模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存在不少困难，但只要大家努力，那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Olga，有请。

OLGA MADRUGA-FORTI: 大家好，我叫 Olga Madruga-Forti，是 ICANN 理事会成员。我是一名全球公民。我平时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欢迎大家来作客。

我想回复一下两个意见。Bill 的观察很有意思，因为从长远看，WCIT 将充当领头羊的角色。当然，这也给许多人提了个醒。当人们意识到此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全球各地有许多人们和政府都觉得目前的模型无法满足某些利益需求。因此，正如 Jeff 所说的，我们需要留意沟通机会。

我想问专家组一个问题：时刻留意并打开沟通之门，听取全球人们的需求之后，我们要朝什么方向努力？我们如何解决人们的顾虑？我们现在正在制订 ICANN 战略计划。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否不必时刻注意聆听全球各地提出的所有顾虑？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Olga。有请 Pierre。

PIERRE BONIS:

非常感谢专家组成员分享他们对我们上个月的互联网治理讨论的看法。有人认为失败的迪拜会议使得人们意识到开放的重要，于是有了 WTPF。我想就此说几句。我不知道那样看待问题是不是正确。因为迪拜会议是一个国际政府间公约组织。它是一个政府间组织。论坛则更具开放性。因此 WTPF 的作用并不是为迪拜会议善后，而是促进开放。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都认为迪拜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但我仍然不清楚在迪拜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知道它是一个政府间公约，而大家不希望在政府间组织中讨论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对此我表示理解。

不过我想请专家组成员说明一下：你们有半数成员赞成这个公约，而另外半数成员表示反对，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公约的哪里内容导致你们的意见产生分歧？我仔细阅读了公约内容，但我没有发现问题所在。谢谢。

SAM DICKINSON:

大家好，我叫 Sam Dickinson，来自 LinguaSynaptica。你刚才提到有些国家/地区在 WCIT 上大唱对头戏，但在 WTPF 又表现出合作态度。我想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我站在互联网群体的角度看待 WTPF 发生的事情。这些意见体现了多利益主体、开放以及透明度等价值。

几周前，我获悉了 ITU 委员会会议的内容。在讨论 CWG 互联网时，与会的多利益主体群体表示：WCIT 搞得这么成功，所以我们要开放 CWG 互联网。而不希望开放 CWG 互联网的人们则表示：WTPF 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大获成功。事实上有些地方我们没看到。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不是 WCIT。他们说的是：WTPF 搞得这么成功。我纠正一下，防止记录错误。

SAM DICKINSON: 许多地方没有看到。我们回想一下 WTPF 的情况，在倒数第二天和最后一天，是不是有些国家/地区，特别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国家/地区，纷纷质疑为什么不能讨论那些问题？为什么不能修订文档内容？在讨论过程中也是，有人在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么优秀的专家组，他们会制订好的。这就是多利益主体。很不错。许多国家/地区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 ITU 会议，结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参加，他们感觉自己被排除在文档制订过程以外。对于那些欢迎多利益主体的国家/地区，他们的意见和我们一样。但对于那些被排除在流程以外的国家/地区，由于他们通常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所以他们会认为 WTPF 又一次恶化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考虑 WTPF 时，我们需要重新界定这一点。因为许多国家/地区并不像我们一样认为这件事情办得很成功。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现在我们进入会议的第二个议程，也就是看看这些事情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教育意义。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要讨论事情的细节，而是让大家意识到不同的流程和方法是会导致紧张的气氛。Sam 刚才说的内容非常重要。有时候看待同一件事情，你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至于我们从 WCIT 或者 WTPF 中吸取什么教训，那完全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几个月后，我们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IGF。如果我有错的话欢迎大家指正。

明年我们将会在海得拉巴举行第二次 WSIS+10，第一次是在巴黎举行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届时我们还将在同一时间或者紧随其后举行一个 ITU 会议，也就是 WTDC，世界电信发展大会。

之后，在 2014 年年底，我们将举行 ITU 全权代表大会。可能有些人不熟悉这个，我补充说明一下：ITU 每四年都会举行一次这样的大会。2014 年的这场 ITU 全权代表大会尤其重要，届时将重新选举 ITU 领导层，包括 Hamadoun Toure 和大多数理事，当然了，也不一定会全部换人。不过 Hamadoun Toure 已经连任两届了，所以 2014 年年底我们将选出新的 ITU 秘书长。

然后是 2015 年，我们将进行一次 WSIS+10 审查，但形式还没有确定。WSIS 即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之前我们是在 2003-2005 年举行的，我们比它晚 10 年成立。今天我们还会讨论一下这个 WSIS+10 将采取什么形式。

现在我想请专家组分享一下他们对这些活动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一方面，我们有一些组织得很好的活动，例如全权代表大会，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就决议、政府间事务进行讨论，另一方面，我们还有 IGF 和其他不那么正式的流程。你们对这两者的未来有什么看法？我想有请 Markus 和 Romulo 依次发言。

MARKUS KUMMER:

好的，谢谢。我们已经收到了许多很有意义的评论，那么我就其中几条说几句。

看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发现 WTPF 与 WCIT 是不一样的，当然其结果也并不是那么圆满，差强人意吧。总之没有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但值得赞赏的是 WTPF 的会议气氛，人们确实都在为进行有意义地对话而努力，避免像迪拜会议一样搞分歧。

不过，问题显然少了很多。人们提供的意见虽然没什么约束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这些意见可以纳入后续流程，还可以在全权代表大会中继续讨论。

为什么 WCIT 与会人员的意见分歧如此之大？我觉得这与流程有很大关系。通常而言，在政府间会议中，我们不进行投票。我们应该试图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投票只会导致分歧。

说，多年前，联合国就能源发展问题存在冲突，人们提到核能。如果当时采用投票的方式做决定，那我们可能都不在了。

如果进行投票，因为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地区，他们可以团结起来让结果向有利于他们的一边倾斜，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搞分裂，他们显然也希望重要的经济实体也能参加这个流程。

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最终达成的协议内容也还不错。大家讨论得很仔细，虽然出现过几个转折点，但大家都没有倒退回去讨论已经通过的内容。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对不起，打断一下。我跟你确认一下：你认为 WCIT 会议中存在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投票或者不投票的流程问题，对吗？

MARKUS KUMMER: 我觉得这一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好的。

MARKUS KUMMER: 迪拜会议开始时，我们说不会投票，不讨论互联网内容，但最后我们全都在讨论互联网内容，而且还进行了投票。我觉得这一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

[笑声]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那个（听不清楚）总结。

MARKUS KUMMER: -- 我们不要再分析 WCIT。Olga 的意见很有意义，我完全认同。有些事务是全球人们都关注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可能有些事务不那么重要。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垃圾邮件。因为现在已经是互联网社会，所以我们正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开展教育项目，为当地的人们提供基本工具，并与教育行业合作，向大家提供有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培训。

我们将在 IGF 中讨论这些项目。

如我之前所说的，在垃圾邮件的问题上，公约条款的实际意义不大。而如果我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培训，教育人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准备一些材料以及可实施的方案。

但显然有些事务已超出技术小细节的范畴，而与整体架构有关。在开展国际合作时，总需要走政府间流程，并与政府间组织打交道。如果是贸易，那我们需要与世界贸易组织合作；如果与保健有关，那我们需要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有些机构本身就属于政府组织。在某些领域，例如保健，还与其他部门有关。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有时还有其他组织。

MARKUS KUMMER: 但作决策的还是政府。

现在的互联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根据新的下层架构，也就是分布式架构，制订了监管措施，参与的组织也越来越多。我是指 ICANN，当然，最早的可能是 IETF。提及多利益主体合作，我们最久远的传统就是所有合作方平等参与。还有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等，所有这些组织都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合作。所有想参与的组织机构都可以参与进来，参与标准制订流程，参与政策制订流程。互联网组织的合作方式与传统的政府间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政府很难找到切入点。

另外，政府在多利益主体流程中的角色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将在 IGF 中讨论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就这些事情讨论出一个最佳方案。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说到 IGF，你是负责组织本次活动的多利益主体咨询小组的临时主席，你觉得各地政府是否希望 IGF 更具可操作性？我得小心挑选用词，能够促成实质性合作？而不管...

MARKUS KUMMER: 我觉得开始时，大家都会有很多顾虑。这是一个新事物，大家还不太清楚它。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你是指 2006 年时吧。

MARKUS KUMMER:

是的。所以各地政府开始会设法限制，不过我觉得大家会改想法。IGF 参与者的思想也会放松下来。他们已经看到这个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我觉得大家还希望未来增强开放性，提供一些其他形式的成果，一些可以实际使用的材料。我们会就法律框架举行一次会议，会议中将会讨论垃圾邮件。这件事情不难办。因为我们已针对垃圾邮件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不过还没有涉及法律事务，我们已编写了很多文件，大家可以随时索取。我们还要注意跟进此事。

不过我感觉大家显然是想增强 IGF 的影响力的，这与 IGF 改善工作组的目标一致。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说最后一个问题。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请继续讲。

MARKUS KUMMER:

就像刚才这位韩国女士所指出的，我们对多利益主体的理解不一致。再回头看 WSIS，经过调查，我发现在第一次 WSIS 会议中，人们首次提到多利益主体这个词，但只提了一次，当时是在讨论与当地人们有关一个小问题。

然后互联网治理工作组提及了这个词，再然后这个词开始被大家认识。在第二次 WSIS 会议中，大家也讨论了这个概念。在这次 IGF 中，我们应该巩固多利益主体方法，甚至可以通过 MAG 落实这一工作。然后我们要对多利益主体这个术语进行定义。MAG 现在很出名，最初它是一个咨询小组。WGIG 和 IGF 有什么特征？其相同之处

在于它们都开放、包容、透明。所有参与者都有权力发表意见，人人平等。而前面所讲的 WTPF 则不是这么回事。它更加开放，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这是...

MARKUS KUMMER: 它向包含更多利益主体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它并不具体这些关键特征。某些参与者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但它的准备流程确实相当开放。

而且 WCIT 比普通的政府间...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这个...

MARKUS KUMMER: 会议更开放。它可能是有史以来透明度最高的公约协商会议，与会人员...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MARKUS KUMMER: --的讨论都很开放。他们还做了会议记录。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它是非常多利益主体化的，是多利益主体的一次胜利。现在大家都声称自己是多利益主体。所有人都想成为多利益主体。如果这能促进开放性和透明度，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但它有时候会不会变味，就像“伪善是邪恶向美德表示的敬意”一样？

MARKUS KUMMER: 如果过度频繁地使用这个词，那它也会贬值。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好的，Romulo，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我们继续按顺序发言。

ROMULO NEVES: 谢谢，Bertrand。

非洲有一个名叫 Umbanda 的宗教。这个宗教在巴西很受欢迎。它对正义、善良以及邪恶的解释很复杂。

他们的神并无善恶之分，一切都取决于人的利益。

为什么说很复杂呢？因为人们存在利益冲突，毕竟资源有限。

我向我的神祈求一个苹果，你向你的神祈求同一个苹果，这些祈求都没问题，但最后总有一个人得不到苹果，所以总有一个神要做恶。

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情？我是想说，当我们存在利益冲突时，并不表示哪一方的利益就是邪恶的。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引出民主的概念，因为民主与多利益主体很有关联，当然了，它们不是同一回事。以巴西为例，巴西社会的开放性和民主程度较高。这就表示我们并非只能通过当地政府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渠道了解这个国家，虽然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的信息可能不完整。

但在那个政府中，人们有不同的立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讨论。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呢？因为我想通过这两个概念引入有关两个问题的讨论：第一，政府在多利益主体系统中的角色，第二，我们在流程中的领导者角色。

现在我不准备讲政府的问题。我想说说了解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的人。

那么政府在当地需要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负责提供参与渠道，鼓励人们参与。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积极参与，并且努力宣传参与渠道。

如果有组织感觉他们的参与机会低于平均水平，那我们要提供机会让他们表达这个意见。

这应该成为这个系统的优势之一。这对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系统非常重要。

如果能促成此事，那么政府就应该在当地负责提供参与渠道，鼓励人们参与。而在座的同仁则应负责讨论这些渠道的可行性。他们...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你是说...

ROMULO NEVES: -- 存在。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 国际渠道？

ROMULO NEVES: 不，我是指多利益主体方法。我是指 ICANN –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是的，的确如此。

ROMULO NEVES: -- 不过我们 --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好的。

ROMULO NEVES: -- 可以将其相提并论。但我们需要讨论现在是否存在这些渠道，是否可供所有人使用？这些渠道是否实用？

第三，有没有办法变得更加包容，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是政府在这个系统中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

我不准备对 ITU 发表意见，因为我并非 WCIT 代表团成员，并非 WTPF 代表团成员，我只读过会议报告。我从整体上说几句。

对比在巴西很受欢迎的那个非洲宗教，我觉得政府不应该自视拥有最终话语权，其他利益主体也应如此，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抱歉，请重复一下。政府不应该自视拥有什么？

ROMULO NEVES: 最终话语权。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最终话语权。好的。

ROMULO NEVES: 是的，最终话语权。

政府和利益主体都不应该自视拥有最终话语权。

说到这里，我想就我所听到的某些意见发表一些略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作决策的不仅是政府。我们其实始终在参与决策，只是有时候我们作了决策但不自知。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有人觉得我们不是政府，没有投票权，没有参加投票，没有接到决策命令，所以我们没有在作决策，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参与决策。

第二，有人认为：有些人并不理解情况，所以我没办法跟他们讨论。其实就我们这种情况而，或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需要开放参与渠道。因为那些我们认为不理解情况的人往往掌握着开发此系统的重要线索。

但我们采用的方法相当有限。因为我们以为那部分人不理解情况，从而没有让他们参与进来，所以他们没办法为系统提供他们的积极意见。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从根本上说，你向企业和民间组织建议的与政府代表沟通的态度和我们向政府建议的与其他组织沟通的态度是一样的，对吗？

ROMULO NEVES: 是的，差不多，只是方法不同。

我本来还有一些其他意见的，不过先只谈工作的事情吧。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好的。我们继续吧。有请 Anriette。

ANRIETTE ESTERHUYSEN: 谢谢, Bertrand。我只准备谈谈 WCIT 和大家的反响。你是希望我同时就未来发表意见吗。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也要兼顾未来。

ANRIETTE ESTERHUYSEN: 我等下再说这个问题。我先说 IGF 的事情。我想就 Markus 的意见说几句。你的问题是: 政府是否已准备好让 IGF 变得更加注重成果。但我觉得问题应该是: 企业和技术群体是否已准备好让 IGF 变得更加注重成果?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我看到下面有人在笑了。

ANRIETTE ESTERHUYSEN: 在过去, IGF 中也存在一些不希望让 IGF 变得更加注重成果的非政府利益主体。当然也有利益主体希望让它变得更有成效。不过我比较同意 Markus 刚才所说的, 他们准备工作的转移, 就我看来, 企业和技术群体利益主体的准备工作的变化比政府利益主体的变化大得多。目前政府利益主体间的意见还存在很大分歧。我担心的是: 那些对 IGF 的看法还很矛盾, 希望 IGF 变得更加注重成果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可能已对它失去兴趣。因此, 他们可能不会参与。大家应该都看到 GAC 已取得重大进展。另外, ICANN 在政府参与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IGF 可能取得更大进展。

我觉得我们需要分析这些差异。ICANN 的活动和成功可能已为在座的 IGF 参与者提供了一些经验，大家应该注意分析这些差异。

我们平时将多利益主体模式作为民主主义的同义词，将多利益主体化作为民主化的同义词，这让我觉得很担心。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很不妥当的。

民主和具有包容性的流程包含很多不同因素。Romulo 刚才提到一个善恶取决于利益的类比，我同意他的看法。流程的好坏取决于其带来的结果。之前有人提到公共利益，好像是 Sala 提到的。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多利益主体模式这个概念已广为人知，多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也在日益扩大。如果要让人们将其与民主以及良好的治理体系相提并论，那我们必须多加关注多利益主体的实体以及流程的成果。

考虑到大家提出的某些问题以及 Markus 和 Romulo 的意见，我觉得关键在于政府，政府需要承担起责任，并充分理解其责任。ITU 等政府间实体的角色暗示它们在本质上就是政府间组织，虽然我认为它只是部分的政府间组织。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另外还包括管理角色。我们是否希望互联网被监管？以什么方式监管？或者我们不希望有监管机制？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将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一方面，我们对监管和民间组织存在顾虑。我很提倡尊重人权。我个人对审核制度、控制、互联网国有化以及通过动摇和监督导致分裂有很大顾虑。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某些机制来保障和改善人权。我觉得保障和改善人权的责任应该落在各地政府头上。所以我确实希望能命令他们这么做。包括互联网领域，让他们负起责任来。我觉得大家的问题是担心，或者说不确定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到底会导致

什么结果，担心这些监管措施会影响自身地位和利益。因此，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来讲，我们希望实施一种不那么严格的监管方法。不过我觉得这可能会带来两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政府的角色，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日后会向什么方面变化？如何保证其角色对互联网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不是限制互联网的发展、妨碍创新、限制自由？另一方面是民主的问题，我们如何让多利益主体模式演变成民主化模式，而不是简单地让拥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坐在一起讨论问题。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简单说来，就是不要以为促使不同利益的群体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就是实现了多利益主体模式。我明白了。

Jeff，你来说几句？你来谈谈你对 IGF 的准备工作以及全权代表大会的看法吧。这两件事的变化完全不同。但两者实际上都是 ICANN 活动。你觉得它们有些什么影响？

JEFF BRUEGGEMAN: 好的。我觉得这两件事的关系就像我们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一样。我们必须一边落实多利益主体流程，一边积极参与将发生的其他类型的政府活动。我要重申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务必要时刻留意并积极参与。不过我先想说一下另外一个问题，有人问到我们这些 ICANN 参考者能够做些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回忆一下 Fadi 今天上午的发言内容。我觉得 ICANN 就是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前线，实际上是一个决策流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力确保多利益主体模式是一个有效的流程，包括确定 GAC 和各地政府在这个流程中的正确参与角色、敏锐了解外部群体如何看待 ICANN 的决策、确保

大家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参与 ATRT，老实说，有很多 ICANN 参与者没有这个意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外部群体将 ICANN 视为值得信赖、有能力行使其职能的组织。对于那些认为目前的多利益主体模式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的人来说，这通常是一个“避雷针”。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在看待问题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看法，还要考虑外部群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外部群体如何才能将 ICANN 视为能行使其职能的组织？我觉得今天上午大家提出的措施都很好。大家应该多想想 ICANN 的全球影响力、外展活动以及内部运营问题。我们需要确保这些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另外，我觉得 ICANN 和我們都需要继续努力，以解决 WCIT 流程中提出的经济和安全等事务的合法性问题。我们要考虑如何解决垃圾邮件问题，架设互联网交换中心，之类的问题。来参加 ICANN 的群体包括各式各样的参与者，负责运营互联网。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让其适用于全球各地的所有用户，帮助各地组织提供支持，并让大家知道 ICANN 和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工作对大家有用。说到 IGF 可以带来的成果，我觉得 IGF 的作用在于就将要发生的事情发出预警、了解什么样的战略更实用、讨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并努力达成一致，即便不能达成一致，也至少应该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我觉得将 ICANN 在那些领域取得的部分成就记录成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将其分发给其他组织。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但这样做会有一个问题：因为 ICANN 是互联网逻辑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基本上在充当编址、编号、根服务器运行机构等等角色。

它是独立的。我们努力不涉足应用层或者内容层。

如果 IGF 发现一个与互联网监管有关的重要问题，例如互联网用户的行为、言论自由、秘密等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时，我们怎么处理？再回到政府间流程吗？因为这些问题不会再提交给 ICANN，也不应该提交给 ICANN。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JEFF BRUEGGEMAN: 其实也可以提交给 ICANN。现在就有很多组织，如果是技术问题的话，— 如果你是在说某些政策问题，我觉得可以考虑 Anriette 的意见，他说我们应该设法建立真正的多利益主体合作关系，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对于第三方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延续。

JEFF BRUEGGEMAN: 我不同意你对政府间组织的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来解决问题”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与我们在日常使用互联网时体验到的完全相反。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说得好。

JEFF BRUEGGEMAN: 在特定案例或者个别国家/地区，这些问题也许可以提交给区域 IGF 或者政府处理。也可以通过多利益主体流程确定如何落实大家议定的方案。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IGF 只负责研究和讨论措施，而不负责落实行动。

JEFF BRUEGGEMAN: 不过我们得跟进确保 IGF 讨论的措施得到落实。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工作。我还想说另外一个问题，作为 ICANN 参与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积极参与其他政府间流程。从很多方面看，我认为 WCIT 是一个转折点。当然，会议气氛紧张就不谈了，我是指有很多其他利益主体开始认为这个流程对他们也很重要。最后的投票结果是 55 比 89。另外还有很多民间组织、技术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在一起努力让这个流程变得更加透明。这是值得赞赏的一点，虽然我们可能对那次会议的结果有不同意见，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总是好过只有少数政府代表在讨论问题。这件事情给我们教训是：我们以后要注意积极参与，要关注流程中将要发生的事情，要踊跃发表意见，不管我们有没有投票权。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后面依次有请 Bill 和 Jimson 发言。Jeff，你的意思是 WCIT 使得更多人开始关注那些问题，对吗？让更多人关注议程会不会有坏处？会不会让工作更难以开展，包括 ICANN？

JEFF BRUEGGEMAN: 刚才 Mary 和 Sala 等人就人们如何通过当地组织参与 WCIT 的多利益主体准备过程提出了几点看法，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是的，反响...

[发言人同时说话。]

JEFF BRUEGGEMAN: 开会可能会更麻烦。让人们尽早参与到流程中来，在大家参与公约大会之前，能有机会通过政府发表意见，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认为这可以改变人们对互联网问题的想法...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也就是从当地开始参与。

Bill, 你对全权代表大会和 IGF 的未来有什么看法？你如何看待这两个流程？

BILL DRAKE: 我可以先回复几个之前提出的问题吗？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当然可以。

BILL DRAKE: 我觉得只要有人提出问题，就应该有人予以回复。我想回复一下 Olga 的问题，哦，是 Pierre 先生吧？这个问题跟 WCIT 没关系。我简单说几句。我知道大家都不想讨论 WCIT 了。你刚才并没有提及 WCIT，但我觉得你刚才问的问题与它有关。很多人，包括一些博客用户都看过公约条款，那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存在争议？

我觉得问题是，如果我们确保所有人都看过公约条款，并以相同的方式落实公约内容，那么大家就不会存在这么大的争议了。如果流程使得参与各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日渐消失，待讨论的问题是一团乱麻，那么大家就无法开展工作，最后问题仍然是问题。但整个流程始终坚持那些条款。举个例子，我手里有一份公约，它里面讲到“ITU 建议中指定的国际电信编号资源应由代理人根据代理协议之目的使用”，这样的内容与名称以及编号问题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 ITUT 完全用于指定 IP 之类的东西呢？那么人们就会想：等一下，要怎么解析它们？要怎么使用？对于安全性或者垃圾邮件等条款也是如此。如果光看文字表述，它可能还不错。但是如果想想那些拥有激进控制思想的人可能会站在其他角度来解释这些内容，那它可能会不是那么美妙了。所以人们不再相信大家会按相同的规则行事。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关于 Olga 的问题，我赞成 Anriette 的观点。我在上一个会议中也有提到，

当 IGF 尚未开始时，就有民间组织成员提出，IGF 不应该只是一场年度会议，还应该组建工作组并设法解决问题，如果参与各方达成一致，甚至可以采纳特定流程参与者的建议。显然，这些建议不一定要被整个 IGF 通过。

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很糟糕，将会导致大家讨论不休，所以都不愿意那样做。

那好吧，我们就不接受那个意见。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了呢？发展中国家/地区说话了：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垃圾邮件的问题？怎么处理网络安全问题？后来 Jeff 提到建立一个集中处理问题的机制，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我是指印度 CIRP 的提议。一个机构框架处理一个问题的机制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对最不发达的国家/地区也行不通。有 15 个国家/地区于 11 月 3 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来讨论此事，他们如此这般地讨论了一番，然后决定日后针对某些技术协助之类的项目实施此措施。但大家想要的其实是更有结构性、更有组织性、更便于参与的流程。我住在日内瓦，我一直在为联合国工作。我谈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府。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具有可预测性的流程，并有一个时间表。他们需要知道，会议什么时候开始，有哪些文件，等等此类相关信息。从而大家就自己的宝贵资源和参与进行相应地安排。特别会议只能处理有着类似想法的人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它并非一个适用的流程。他们希望流程更加有结构性。问题是我们的流程现在欠缺这个，我们的流程中没有安排沟通的具体事宜。因此你会感到很烦。如果你为此苦闷不堪，那结果会怎么样？他们总得找个地方进行交流，既然我们没办法提供这样的地方，那他们就会考虑回到 ITU，我们可有一个 ITU 理事会工作组，因为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台与对方开展对话和相关问题的讨论。这样我们就又会重新走进一个封闭的流程。这种流程很没有效率。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怎么才能跳出来？

BILL DRAKE: 出于多利益主体流程考虑，我觉得我们应该让 IGF 发展成为伞状结构，受人们的需求推动，以便及时处理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制订一个年度周期。每年花一天时间开会，然后在有人觉得事情紧急时随时进行专门讨论，例如解决垃圾邮件问题。可以组建一个工作组，并要求其提交报告，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要搞得很有组织性吗？不用讲得太细。ICANN 是一个负责作决策的组织，它在多利益主体模式中拥有独特地位，因为标准制订机构本身没有决策权。

但 ICANN 拥有决策权，还拥有执行权等。对于 IGF 和其他活动而，如果没有决策，它们就不知道采用什么流程。你觉得由谁来报告比较好，是 IGF 本身，还是邀请其他组织进入 IGF 来做这个工作？

BILL DRAKE: 我只能说我们可以让 IGF 来做，也可以创建其他组织。我更倾向于让 IGF 来做。它已深入融合了多利益主体特征，是个很好的起点。

ANRIETTE ESTERHUYSEN: 不过我们要记住，它们有重大区别。ICANN 有个非常狭窄的作用。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是的。

ANRIETTE ESTERHUYSEN: 而 IGF 会讨论互联网监管以及政策的方方面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是的。

ANRIETTE ESTERHUYSEN: 我觉得这两者不必以相同的方式运营。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我也这么认为。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它们的区别。有请 Markus 和 Romulo 依次发言。

MARKUS KUMMER: 我就成果说几句。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什么是成果？大家可能认为成果就是针对某个问题形成了文件，或者是互相学习经验，然后散会。在一次会议上，我旁边坐着一位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先生。他说：“我参加了一个有关 IXP 的研讨会，回家后，我自己动手安装了一个 IXP。”这也是一种成果。

我们来看看来自尼日利亚那个女士的发言。区域 IGF，国家/地区 IGF 活动，这些也是一种成果。这些成果会带来实质性结果。我觉得她的发言很有道理。

所以，在说成果时，我们得注意。它不是...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它可以带来结果。它们不是记录文件...

MARKUS KUMMER:

人们通过什么组织来讨论垃圾邮件问题？其实在第一次 IGF 中，人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后来没有再讨论了，因为当时所有参与者对讨论结果都已表示满意。他们觉得没必要再讨论。但现在人们又开始提起这事了。我们的 IGF 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而且有很多专家和政府参与，是一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地方。但我发现好些抱有其他期望的政府都觉得很有挫败感。我们的流程与之前的互联网组织方法很相似，他们不习惯这种流程，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这不符合政府的预期。我们没有对参与做什么限制，这和参与联合国会议也不一样。在联合国会议中，我的桌子上会插一面国旗，表示我来自这个国家/地区。当然，这种措施是很重要的。正如 Anriette 所说的，这与 ICANN 完全不同。ICANN 是一个运营机构，其职权有严格限制。ICANN 的职权包括提供 DNS 和命名。而 IGF 负责处理所有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

我们也应该注意流程问题。你提到了 IETF。这是一个开放标准，是否实施这个标准完全出于自愿。也许我们还应该在 IGF 流程中采用一种类似 RFC 的方法。今天 IETF 主席也在座。我问过他这个平均要花多少时间。我以为采纳 RFC 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时间，但实际最短只需花两个月时间，当然最长可能需要 10 年。但它是一种相当开放的流程。

所有人都可推动 RFC，但我们并不需要保证流程结束后，我们一定采纳它。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视为 IGF 的政策制定流程，就像 IETF 的标准制定流程一样。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也就是政策标准。

MARKUS KUMMER: 要自愿采纳。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政策标准。Romulo, Jimson 还在线么？你要不要说几句？Romulo,

ROMULO NEVES: 我只讲几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讨论方式变化带来的一些结果，但两年前，就在这片大陆的另外一个离这里很近的城市，我没有看到这种结果。当时我提出要让 IGF 实现更多真正意义上的成果，大家都表示强烈反对。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你是指内罗毕。

ROMULO NEVES: 是的。内罗毕，2011 年。现在我们以开放的态度讨论更有意义的成果。不是说投票之类的，而是指讨论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整个系统来说是个好事。

补充说两句：在讨论参与以及政府遭受的挫败感时，我们要知道，限制参与的因素总是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政府间组织，也存在于这里。包括理解能力的限制。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这个会议？并不是的。由于知识的限制，资源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进来的。

MARKUS KUMMER: 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是这样，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参与 ITU 会议，那我可能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吧？

ROMULO NEVES: 有些人可能完全不了解他们参与的问题。参与的第一个条件是你要具备相应知识。不是指技术方面的知识，而是你至少需要知道存在这个问题。这就是限制因素。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再争论为什么有些活动不限制我参与，而有些活动限制我参与？所有人都会遇到限制因素的。再来说说我们的角色。从内部来说，政府应该，所以说民主很重要。我觉得这和多利益主体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民主制度可以让政府开放对话的渠道。例如，巴西互联网委员会就是一项法令的成果。所以政府要向社会开放对话渠道，现在形成组织了。谁都不会想着要关闭这个组织，因为它是政府的决定。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就是说，抛开知识之类的限制因素，在参与活动时，有时我们能够以个人身份注册参与，而有时不可以，对吗？对相同的人群设置限制，这是不是有点武断？比如，限制你参与某个政府间组织？

ROMULO NEVES: 所以民主制度很重要。当我们说某个民选政府在参与某个会议时，那我们就会认为这个政府代表着一群人。他们有机会讨论各种意见。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我不是火星人，但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所以说民主制度对多利益主体模式很重要。我确信这不是一码事。

最后再说两点：第一，我们还需要积极开辟参与渠道。参与渠道现在是有的，但不能因为现在有参与渠道，政府、我们 ICANN 以及其他知情人士就什么都不做，等待个人注册参与。这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一起努力推动这个流程。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ROMULO NEVES: 最后一点，关于如何看待成功和失败，我觉得这与前面讲到的巴西宗教很类似。一件事情是成功还是失败，实际上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Jimson 想要发表一下意见么？你还在线么，Jimson？

JIMSON OLUFUYE: 我在。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很好。请发言。

JIMSON OLUFUYE:

好的。我要再次感谢 ICANN 和所有人付出的努力。非洲有一句谚语，约鲁巴人经常说：独木不成林。互联网生态系统就好比一个森林，只有一个组织或者部门参与那肯定是不行。大家都需要积极参与。这个说法也强调了多利益主体的重要性。

我在经营一家 ICT 整合公司，我还曾是尼日利亚信息技术协会主席。我们一群来自大约十个国家/地区的非洲企业家怀着统一非洲地区的 ICT 行业这样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大约一年前，我们成立了非洲 ICT 联盟。我们通过 B.C. 与 ICANN 积极深入地合作。我们最近还在洛杉矶参加了外展工作，与更多企业交流，以便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在 ICANN 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的 NiRA，也就是尼日利亚互联网注册协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是这个机构的主席，Mary 刚才有提到这一点。这也叫“加强合作”，也就是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中坚力量齐心协力，共同谋求发展。今年的 IGF 主题也在讨论此事，讨论如何架设沟通桥梁，增强多利益主体合作以求得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谈成果。这些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发展方向。很高兴我能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因为我们非洲参与者也能获得一些文件材料，并且能够就一些实际问题与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学术组织进行合作。有关加强合作的 CSTD 工作组目前已着手处理问题，他们有着一个很好的开始。不知道 Peter Major 先生今天是否在座。他的工作很出色。在第一次会议中，我们就取得了一些好的成果。我们有必要扩大参与范围。人们如何看待加强合作？我们如何协作？我们知道我们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就像是一个森林，所有人都应该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媒体世界，我们需要共同描绘，共同发展。我们已经发布了一系列调查问卷，现在所有利益主体都应该贡献其意见。我们必须坚持目标。我们的群体、全球群体以及企业都应该坚持这个

目标。所有人都应该踊跃发表意见。所有人都应该积极参与。所以，我要再次感谢 Baher 和 ICANN 提供机会，让我远程参与本次会议，与大家交流。我们应该为更多人提供这样的参与机会。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Jimson。

JIMSON OLUFUYE: 我们会继续坚持这样的参与方式，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不断发展、成熟，直到达到目标。非常感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Jimson，你刚才提到加强合作工作组。我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我不准备说太详细。“加强合作”这个术语是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提出来的。不同的群体对写入正式文档的某些术语的理解存有很大差异，这个术语就是一个典型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术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最后，UNCTAD 的下属机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决定让 UNCTAD 组建一个工作组，对加强合作这个术语进行明确定义，并解释如何具体实施。Jimson，这个工作组是什么时候召开第一次会议？在哪里开的会？人们是否有渠道参与这个会议？

JIMSON OLUFUYE: 好的，谢谢 Bertrand。我们在 5 月 30 和 31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为期两天。我们准备于 11 月 6 日至 8 日再次举行会议。明年准备再开两次会，但开会日期还没有确定。

我觉得 WCIT 以及其他成功会议的教训和教训都很有帮助，因为大家已经了解营造倾听和协作的氛围的重要性。即便不是工作组成员，人们也都表示要让观察员参与，要让他们发表意见，如果主席看到了他们的话。还要遵循 ECOSOC 规则。也就是说，要好好控制会议室。因为它是要花钱的。所以，这也是一项挑战。但总的来说，这个流程是开放的，并尊重所有意见和建议。我不知道能不能向所有参与者提供调查问卷以了解其看法。我觉得合作和互相理解是我们稳步前进所要采用的方法。因为我对加强合作也有我自己的看法。去年五月在就组建 CSTD 进行公开咨询时，虽然有背景定义和 EC 理解，但我认为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建立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协调我们的方法，并找到互联网上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解决垃圾邮件或者内容问题，以及互联网上的其他所有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信任，要合作，要让人们更加了解这些问题。根据我在 WCIT 中的经验，我觉得很多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互联网架构和底层结构，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合作。这是一个大问题。总的来说，加强合作工作组可以帮助大家定义这个术语。但毫无疑问，我们所有参与者都需要一起努力。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非常感谢。我看到 Marilyn 想发言。我先让大家提问，回头我们再请专家组成员来讨论加强合作的问题。有没有人要谈一谈？
Marilyn，有请。

MARILYN CADE: 谢谢。我是 Marilyn Cade。和 Jimson 一样，我是五个企业参与者之一。这里还有其他群体的成员，比如 Baher，还有来自技术群体的一些人，还有政府组织成员和 IGO 成员。我们的一些工作组成员都来这里了。我想强调的是，大家要仔细看调查问卷，并充分理解其中的问题。虽然问题挺多，但大家不要被吓倒。就算你只能回答其中的两三个问题，那也应该写下来。顺便说一下，如果大家都不填写调查问卷并发给我，那我在整个八月可能都没事干。希望大家都能仔细填写调查问卷，我将负责收集你们的意见并进行综合处理。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工作。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调查问卷在哪里？

MARILYN CADE: 我们请主席来说明一下吧。

PETER MAJOR: 谢谢，Marilyn。我叫 Peter Major。很感谢 Jimson 认可我做的工作。调查问卷已经发布在 UNCTAD 网站中：unctad.org/cstd。大家可以在线填写，也可以下载 pdf 格式的问卷。当然，我们倾向于大家在线提交回答。大家可以把 pdf 版本当作参考文件，因为这里面有些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大家也许想要一些书面文件作参考。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如果在 ICANN 机构群体中得不到足够咨询意见，你现在还可以寻求联合国系统的意见。

PETER MAJOR: 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有请 Sala 发言。之后请 Peter 发言。

SALANIETA TAMANIKAIWAIMARO: 非常感谢。我叫 Salanieta Tamanikaiwaimaro。我觉得目前进行的讨论很有意义，尤其是 Jeff 的某些观点。与 ICANN 外部群体讨论互联网治理，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不过我觉得这场会议也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些书面材料。我准备就 ICANN 能做些什么说几句。在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尝试中，ICANN 始终处于前线位置，这个观点大家已经达成一致了。因此，大家觉得 ICANN 应该承担起管理角色，有责任确保多利益主体模式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基于此，我想举个 ICANN 目前还有待改善的例子。顺便说一下，我的这些意见并不是在批评什么，而是为了促进讨论。例如，我们看 ICANN 网站中发布的表格 990，里面提到有 26 名志愿者。但根据 ICANN CEO 之前做的公开声明，我们拥有数千名志愿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再例如，我们看 ICANN 在不同地区投入的资金：俄罗斯，47,000 美元；非洲 7 百万美元；黎巴嫩，1.19 百万美元。总之是这类事情。再强调一下，我不是在抱怨什么。但如果要实施互联网监管，要促使多利益主体模式健康发展，我们就需要确保我们的系统结构无可指摘。这一点很关键。在提到平等、公正等问题时，既然 ICANN 义务确认书中提到了全球公共利益，那我们应该坚持公共利益，并将其整合到实际流程中来。我相信绝大多数理事会成员、管理层执行人员、ICANN 工作人员以及整个 ICANN 机构群体都在朝这个目标努力，大

家都在想方设法促进实现这一目标。基于这一点，我要代表大家感谢 Bertrand。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你的认可，Sala。有请 Peter。

PETER DENGATE THRUSH: 谢谢，Bertrand。我叫 Peter Dengate Thrush，是 ICANN 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忠实支持者。首先我想感谢 Bertrand 和专家组举行本次会议。有人说新 gTLD 计划让 ICANN 机构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我觉得我们必须避免发生此事。而本次会议旨在讨论 IGF、多利益主体模式、ICANN 的职责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所以我要感谢你们举行本次会议。

我参与了绝大多数 IGF 活动，并且在包括俄罗斯和新喀里多尼亚等许多其他地区 IGF 中发表过意见。我支持多利益主体模式。今天我想就专家组的几个意见说几句。首先，我要跟 Anriette 确认一下：和你一样，我们许多人都绝对支持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确保言论自由不会妨碍 ICANN 开展工作。在利用互联网资源时，我们需要把这部分作为重中之重。我们之所以会遇到早期的那些问题，是因为大家都关注我们，因为大家都可以接近我们，因为我们在处理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遇到这些问题。许多人都支持组建 IGF 来处理相关问题。

我想就 Jeff 以及 Bill 的部分意见谈谈。大家知道，我要么利用 IGF，要么通过其他新方法。Jeff 说应该让 IGF 来处理这些问题，我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不同意让 IGF 变成一个执行机构。因为 ICANN 历来

提倡尊重其他机构，尊重其使命和角色，承认其有自己的历史和章程，认可其力量。我们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没有让 IGF 在技术问题方面向这些机构提供反馈。当发生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通过 IGF 这个论坛，让全球多利益主体群体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处理儿童色情或垃圾邮件问题时可能涉及执法问题。IGF 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多利益主体群体可以在这里展开讨论，集思广益，找出可靠的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后，IGF 应负责将其反馈给执法机构，或者反馈给 IETF。我们要为人们提供教育，要就互联网问题举行外展活动。我们互联网协会的使命之一就是为人们提供教育，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做。所以，我建议加强 IGF 及其流程，不是说要让它变成一个执行机构，而是坚持已经形成的政策理念，将大家的共识反馈给执行机构并予以跟进。不是只充当传声筒的角色，而应发挥多利益主体模式的力量进行跟进，为实施流程提供帮助。这样，我们将增强 ICANN 的影响力、坚持其使命，促进 IGF 发展成为全球群体讨论相关问题的论坛，尊重善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同时通过提供多利益主体解决方案，对这些机构予以帮助。谢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Peter。有请 Siva。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我叫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来自印度。我针对 Bertrand 的意见提个问题：IGF 能不能成为一个持续的论坛或会议，成为一个机构，有一个实体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在不同的地方展开的机构。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举行政策制订活动。这样行得通吗？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将 IGF 变成一个永久性实体或者机构，这个意见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我没法回答你，不过，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我澄清一下，我不是指让它变成联合国一样的机构。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下面有请 Peter。然后我们就停止讨论这个问题了。

PETER: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前面大家提到的所有问题都说几句。我先说下 WCIT 的问题，然后回头再说 IGF。在我看来，WCIT 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它的准备流程就在朝失败的方向走。但除此之外，我倒不觉得它失败了。如之前有人所说的，它鼓励人们沟通交流，讨论复杂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

我想强调一件事情：前言中提到的人权问题很重要。大家知道，在 CSTD 中，我们没能形成决议草案，所以未就人权问题形成决议。我不是说公约，只是决议草案。这是其中一点。另外还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残障人士的权利。我很高兴有人说到这个问题。我支持这个观点。我们要好好利用它。

WTPF 的准备流程在迪拜会议之前就开始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可能是迪拜会议对它的影响很大，但 WTPF 本身的准备流程确实进行得很不错。现在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下看：有人说那只是一个人们借机讨论各种意见的论坛，但我们要知道，后面的全权代表大会将在这些讨论意见的基础上举行，而且这些意见可能会影响未

来的战略，以及 ITU 的最终使命。虽然 ITU 的管理层将重新选举，但决定这个组织未来的仍将是其成员国。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确实如此。

PETER: 我们还提到了 CSTD 和工作组，我不准备就此事发表详细评论。我只希望人们能真正参与进来，希望所有利益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希望到时能够记录一些流式媒体资料，并记录会议发言内容。希望它是绝对开放的，不受任何实际限制，不受财务影响。

关于 IGF：大家都知道我们组建了 IGF 改善工作组，还在 MAG 中组建了一个建议实施工作组。我觉得工作组如何开展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也将讨论此事。

WSIS+10 也可能是 IGF 的延续，或者它会采用其他形式？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定。

我们只知道一点，如果不落实 CSTD 工作组的建议，那我们就会有麻烦。因为某些国家/地区会借题发挥：既然你不落实这些建议，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要说的基本就是这些。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实际上，大家可能还记得，许多组织现在流行使用的速记和网络广播方法最初是 ICANN 推出的，后来 IGF 通过各种方法将其推广，现在用得很普遍了。而且 WCIT 也是第一个通过网络广播的会议，人们能够在家中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这是一大进步。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问题了，但我们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中将所有问题都讨论完。

本次会议快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有人还要发表意见，请示意我。

我觉得，正如会议开始时所讨论的，WCIT 会议虽然气氛紧张，但它鼓励大家合作；第二点，对于让 IGF 促成合作，大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使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促成，而不是实现。

大家如何看待未来的情况？大家觉得 ICANN 参与者能做些什么？如何将那边的成果带到 ICANN 中来？

谁想第一个发言？请 Bill 先来吧，然后大家依次发言怎么样？

BILL DRAKE: 我先说几句吧。

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

如果政府间合作更密切，如果参与 ICANN 活动的政府更主动一点，将已通过 GAC 机制完成的事情记录下来，这些有助于加强合作。

我们回头看看，例如，在突尼斯会议的议程中，人们需要相关的国际组织，例如 ICANN，帮助就协调互联网资源制定全球适用的公共政策基本原则，后来大家采纳了 GAC 的基本原则，对吧？GAC 做了

许多实际工作。我觉得需要将那些引入我们的流程，我们不能继续这种空泛的讨论，不要让大家再觉得政府得不到想要的资源或者 ICANN 机构群体不重视政府的意见。

我觉得 ICANN 是很重视政府意见的。

我觉得应该把 ICANN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结果 --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待实施的结果。

BILL DRAKE:

-- 反馈给联合国流程，因为在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和参与 ICANN 会议的代表不是同一群人，如果不将讨论结果通知他们，他们可能在联合国会议中说“ICANN 什么事都没干，他们不听我们的意见”。

那会非常有帮助。

另外，关于 Peter 所说的问题：是的，前言中提到了人权问题，但同时也提到了国家/地区权利的问题，国家/地区的使用权。

大家都知道，这些都写在 WCIT 协议里。但所有欧洲国家和/地区都不赞同这些观点，

他们对协议内容有很多意见。

所以我们需要（听不清楚）

最后，关于加强合作，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停止聋子式对话。大家经常说我们在加强合作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步。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一个新的政府间的事物，而不是需要做出可能令人惊讶的决策的秘书长，而对另外一些来说，它是现有组织发展得来的事物。

所以我们需要清楚地记录讨论结果，记录已完成的工作。这些我们还从来没有做过。

JEFF BRUEGGEMAN:

谢谢。

我之前说的意见可能略有消极警告的意味，那我现在说一些积极乐观的意见吧。

大家有时可能会忽略这么一个事实：多利益主体模式是一个极具创新意义的事物。从开始试验算起，在过去八年中，它表现得非常成功。我们可以对它提出批评，设法改善它，但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之前我们有提到民主，在所有现有的模式中，它是最好的。

我觉得它可以带来最佳的决策。它很灵活，这一点已通过 IGF 和 ICANN 活动有所体现。事物总在不停地变化，我们要经常自省，设法改善流程。

我们要集中精力开展此项工作，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机构已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我想补充一下 Bill 的观点：我觉得 ICANN 应该通过 CSTD 详细、全面地记录所有活动。CSTD 调查问卷中提到了很多问题，包括如何管理其职能、如何与其他组织交流、如何举行外展、如何发展壮大等等。与其对加强合作进行解释，我觉得不如通过此流程记录各种事实和数据，向大家展示什么是加强合作。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这个方法应该很有效。

JEFF BRUEGGEMAN: 我觉得 ICANN 应该认真对待此事。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Nigel，你稍等一下。我们先让专家组说完。显然 Nigel 很想就此事发言，不过我还是先让 Anriette 说吧。

ANRIETTE ESTERHUYSEN: 谢谢，Bertrand。发言之前，我想问一下 Peter Major：CSTD 工作组的加强合作调查是向所有人开放，还是只向经过 WSIS 认可的个人或者实体开放？

我想你们可能会讨论过此事。能否请你说明一下。

PETER MAJOR: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很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笑声]

PETER MAJOR: 是的，我们还在讨论此事。我的意见是向所有人开放，但我们的资源有限。

根据联合国决议，工作组经费需要有组织自愿提供。根据我们目前拥有的资源，秘书长不太同意我的意见，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ANRIETTE ESTERHUYSEN: 好的。谢谢，Peter。我觉得应该向大家说明一下，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那个调查，所以我们要避免大家以为都可以参加。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好的。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ANRIETTE ESTERHUYSEN: 是的。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很可惜的是，可能一字之差就会影响整个参与范围。

ANRIETTE ESTERHUYSEN: 最后说两句。Jeff 说集中处理的方式并非最佳解决方案，我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集中处理并不能让我们的流程更具包容性，也不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同时，我还赞成他以及 Peter 对 IGF 角色的看法。正如 Peter Major 之前所说的，让 IGF 改善工作组针对这些问题提交建议报告。

我觉得问题在于 IGF 只能承担那种“端对端”的角色。目前，它在针对政策调整召集讨论时应该扮演这个角色，以后还应该在纠正解决方案时扮演这个角色。但开展此项工作需要资源、组织结构、能力，还需要大家参与。

所以我觉得应该让政府参与 IGF，如果政府不参与这个软实力流程，那我们就会缺少一些元素，从而工作成效也会大打折扣。

关于加强合作的前景，我想说两点。良好的互联网监管应从家庭中开始，良好的管理也同样如此。良好的互联网监管包括良好的管理。因此，国际上对它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尼日利亚和巴西都有对此发表看法。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全球设施，所以肯定不止这两个国家有话说。在各国家/地区中制定具有包容性的流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些。

从广义的角度看加强合作，我们确实在进步。我可能不像 Jeff 那么乐观。

我担心各群体的能量会带来负面影响。就像在舞池中一样，越来越多的跳舞高手彼此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不断邀请对方进入舞池。

我们的跳舞高手有 ICANN、ITU、Fadi 和 Hamadoun 等，他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当然是一件好事。GAC 也很重要，有人觉得它在 ICANN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那些站在墙角的人怎么办？

一直充当局外人吗？那些因为影响力不够大、长得不够漂亮或者不够有钱而无人问津的人怎么办？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平衡各种能量和利益，确保新流程中不会出现新的排外现象，同时不会强化旧的不利因素。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Anriette。

有请 Romulo。

ROMULO NEVES: 谢谢，Bertrand。我只讲几句。

我不知道 ITU、ICANN、CSTD 等之间的关系以后会怎么样，不过我想提个建议。

借用 Fadi 的说法，前面有人提到“留意”这个词，我想说“开放”。因为他的发言很开放，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可能不如 Peter 那么乐观，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持乐观态度。我认为只要保持开放，我们就能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和巴西人们都知道这项工作很有挑战性，但我们还是需要为之努力。

紧张的气氛是始终存在的，但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前进，那么这种紧张气氛在未来将会有所缓和。

事实上，我觉得在 ICANN 中我们已经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一年后，我确实有了这种感觉。我感觉到了一些好的变化，我也说不清具体是什么，但我觉得环境确实变得更加开放了。

我相信其他领域的变化也会带来同样的效果。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朝这方面前进。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

有请 Markus。

MARKUS KUMMER:

好的。我也简单说几句。时间不太多了，如果说太多，等下大家可能就会走人了。

我跟着大家的意见说几句。如 Romulo 所说的，我们在加强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的组织正在发生变化。自从第一次 WSIS 以来，他们一直在不断向好的方面变化。

所有互联网组织都在变得更开放，更有包容性。所有想参与进来的人都有机会参与。但这些还不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鼓励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利益主体参与进来。如果加强合作流程能帮助我们加快这一过程，那就太好了。

我觉得 IGF 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Peter Dengate Thrush 说得很对，我们平时也常说：IGF 不是要取代任何组织，而是促成各组织形成决议，达成一致。这一点很重要。

但正如 Anriette 所说的，这是一个重要但很脆弱的流程，它的财务能力很弱，它需要更多资金。ICANN 机构群体需要注意这些问题，所有参与者也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各方面应该尽力为这个流程提供资金支持。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谢谢。

Jimson，你还在吗？你最后来说几句？

JIMSON OLUFUYE: 好的，非常感谢，Bertrand。

我想强调一下，（听不清楚）互联网监管的多利益主体模式就像一个生命体，它需要时间才能成长、成熟。我们看到大家都在改变，包括所有利益主体和参与者，我对这个流程的未来很乐观，它总有一天会变得成熟。但正如 Markus 所说，它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来自发展中以及不发达国家/地区的重要成员参与。因为这个流程需要耗费大量财力。

最后，我引用一位 UNDESA 官员在我们一次会议中的发言：多利益主体方法是我们见过的最佳流程之一。（听不清楚）聆听各方意见，包括之前从未参与讨论的人们、企业、民间组织、学术组织以及技术群体。

这个流程对我们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很有帮助，大家都应该参与进来。

再次感谢。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耐心聆听发言。

Nigel，你是想要发个通知吗？

NIGEL HICKSON: 不是发通知。首先我要谢谢 Bertrand 和专家组。

我简单说几点。第一，关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加强合作工作。我们将提交一个报告。我们正在与 ISOC、RIR 以及各企业组织合作，就互联网群体已采用的加强合作方式提交一个详细报告。

第二，关于已在全权代表大会中讨论过的 WSIS 审核准备工作，ITU 和其他组织将举办一些地区活动，请大家多多关注当地的活动。我们将代表 ICANN 参与其中一些活动，我们可能还会举行一个会议，详细讨论 WTDC 以及将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WSIS+10 会议。

非常感谢大家。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谢谢。希望大家晚上过得愉快。谢谢大家耐心参加本次会议。希望本次会议提供了大家想要的信息。

感谢专家组成员，感谢 Jimson 远程参加本次会议。

大家晚安。

[掌声]

[录音结束]